

话说欧阳修

曹世忠

欧阳修(1007—1072),字永叔,号醉翁,又号六一居士,北宋文学家、史学家。庐陵(今江西吉安市)人。曾任枢密副使、参知政事。熙宁五年七月二十三日病故,葬于开封府旌贤乡。

为文从简,率先垂范。欧阳修在翰林院任职时,一次,与同院三个下属出游,见路旁有匹飞驰的马踩死了一只狗。欧阳修提议让他们分别来记叙一下此事。第一个人说:“有黄犬卧于道,马惊,奔逸而来,蹄而死之。”另一人接着说:“有黄犬卧于通衢,逸马蹄而杀之。”最后第三人说:“有犬卧于通衢,卧犬遭之而毙。”

欧阳修听后笑道:“像你们这样修史,一万卷也写不完。”

那三人于是连忙请教:“那该如何说呢?”

欧阳修说:“逸马杀犬于道,六字足矣!”

三人听后,不禁对自己的冗赘惭愧,深为欧阳修的字珠玑所折服。

快马追稿,精益求精。据记载:有一次欧阳修替人写了一篇《相州锦堂记》,交稿后,他细细推敲了一下,觉得有两句有些欠妥:可那人已经走远了,便派人骑快马将稿子追回,做了修改。这不还和原稿一模一样吗?来人接过改稿,草草一读,很是奇怪:仔细读后才发现,全文只是将“仕宦至宰相,富贵归故乡”增加了两个连词“而”字;“反复吟诵‘仕宦而至宰相,富贵而归故乡’后,不禁拍案叫绝。原来,改句中意义虽未改变,但是语气由急促变为舒缓,似潺潺的山间流水,多了一份抑扬顿挫的音乐美。

礼贤下士,从善如流。宋庆历五年,欧阳修被贬滁州任太守时,所写的散文名篇《醉翁亭记》《丰乐亭记》脍炙人口,因此文而使滁州之山水闻名遐迩。为便于他闲游山水,琅琊寺附近的好友智仙和尚带人在山腰盖了座亭子。竣工那天,欧阳修前去祝贺,将此亭取名为“醉翁亭”,并写下了散文《醉翁亭记》。写成后,欧阳修把文章张贴于城门,向大众征求修改意见。当时喝彩声一片,只有一位樵夫说开头太啰嗦,欧阳修不解,樵夫说:“你自己到琅琊山看看得了。”他到那里一看,恍然大悟,便提笔将开头“环滁四面皆山,东有乌龙山,西有大云山,南有花山,北有白米山”等一串文字改为“环滁皆山也”五个字。如此一改,则文字精练,言简意赅,境界全出。

慧眼识才,提携后人。欧阳修堪称千古伯乐。张载、程颢、吕大钧、包拯、韩琦、文彦博、司马光等旷世大儒的成才出名,都与他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尤其是“唐宋八大家”中,宋代的王安石、苏洵、苏轼、曾巩、苏辙均出自他的门下,而且都是以布衣之身被相中,被选拔而斐然于文坛的;在等级观念森严的封建社会,能做到这一点,委实不易。

乡村旧忆

王琳宝

农家忙

往事悠悠忆犹新,浑若老酒又重温。
焦麦炸豆夏继秋,绩棉纺线冬复春。
七月流火捣棉草,九月趁晴晒黄金。
兴修水利翻锄地,一年忙闲总难分。

种棉记

营养钵里有幼苗,移来田中仔细瞧。
除草喷药防病虫害,引水浇地巡沟槽。
整枝打杈控株型,施肥催花促新桃。
为有金风吐絮繁,朵朵棉朵竞妖娆。

打麦场

静影独立场院前,乡思萦怀如涌泉。
现代农机早当家,昔年石碾已赋闲。
金麦径直奔农家,银棉兀自上落檐。
老屋摇身变井房,三亩熟土作菜园。

夜外滩

刘宏伟

——租界,还有中华民族那段惨遭蹂躏的屈辱历史……不过,无论遭遇多少坎坷曲折,无论流淌多少辛酸血泪,自强不息的中华儿女,从未曾屈服过任何外敌的侵略。历经几代人的奋发图强,中华民族,再次傲然屹立于世界的东方。

灰暗的江面,渐渐变得炫目起来。打着各种醒目广告语的彩船,在江中悠悠地游弋着,将黛青色的江水,勾上了一抹艳红,如花似绸一般。甲板和船舷上光影绰绰的红男绿女,又在窃窃私语着怎样的人间情话和绵绵心思呢?或许,他们只是在凝神静听着微波粼粼的黄浦江,讲述着数百年前纤夫们在江滩踩出的那条蜿蜒曲折的纤道,十里洋场曾经的纸醉金迷和烽烟岁月里发生在上海滩那些波诡云谲的家国传奇吧。

对岸的东方明珠、上海中心等地标建筑,华灯璀璨,但与江面上的闹热炫目相比,顿显黯然失色,同外滩近在咫尺却隔江相望,与星空更是遥不可及,泛着曲曲和寡般的冷清。倒是稍稍远处一身“钢骨”的外白渡桥,相得益彰。望着桥上川流不息的人车,有关这座桥的“前世今生”仿佛老电影一般,在脑海中悠悠漫过……

然而,更多人,只怕还是因影视剧中曾出现过的跟此桥有关的画面,比如《上海滩》里的爱恨情仇,《太阳帝国》里的民族灾难,《情深缘浅》里的柔情缱绻、

《大城小事》里的温婉可人……才会争先恐后地到此一游吧。

那些雄姿英发的江湖儿女们的侠肝义胆,腥风血雨的人生路,不知令多少少年儿女心潮澎湃,被那些神话了的英雄梦灼烧得热血沸腾、夜不能寐。外滩的夜色,注定会浸泡在故事里。

谁在年少时未曾有过英雄梦呢?长大后方知,是非功过,由人评说。功名利禄,转瞬成空。英雄梦也好,英雄冢也罢,在历史的长河里,神马皆浮云。名垂史册固然令人羡慕,但那样的风流人物,毕竟是少数。更多的,平平淡淡才是真。

在我看来,努力工作,让每一天尽量充实,然后健康快乐地陪着家人,尽情享受余下的闲娱。这样的平淡,何尝不是另一种令人艳羡的幸福?!知足常乐,即便此刻,只是静静地看着窗外的江景,抑或来上一场穿越古今的神游,日子,已了无遗憾。

战火弥漫的烽烟岁月,早已东流入海。和平的新世纪传奇,正在黄浦江畔悄然上演。

此刻,居高临下,夜色中的外滩将黄浦江拢成了一方月牙形的墨玉,流光中的气息,温润清新;此刻,我只想在这沁人心脾的气息中,安然入眠,让新上海滩的故事,在梦里继续。

夜晚的外滩,迷魂!

随笔

宽阔的江面突然一暗,那是吝啬的夕阳急不可待地收回了最后一抹残红。外滩,识趣地投入了夜的怀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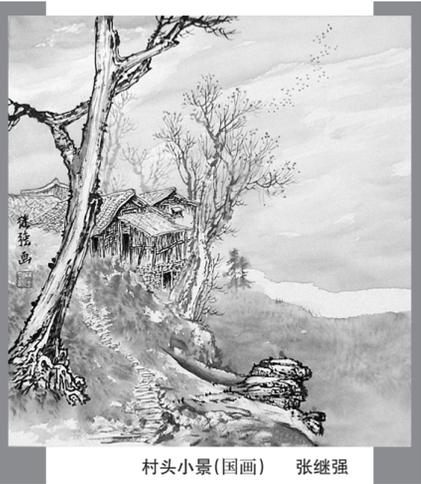
没了黎明市民晨练的闲适,没了白昼游客的熙攘,照说,入夜后的外滩该是安歇的时候了。然而,此刻的外滩,却比白天更多了一份蕴藏的闹热。不信,你瞧:

52幢由巴洛克式、哥特式等不同建筑风格构成的“万国建筑博览群”,在灯光的映照下,水晶宫般熠熠生辉。古典文明和现代时尚气息,在此完美地融合在了一起。

在长堤上或凭栏远眺或悠然漫步的人们,是在夜色中寻思着当下的生活,还是在贪恋这份江风拂面的舒爽?抑或正触景生情般缅怀着自己如烟的过往吧。

那些在树影下深情拥抱的情侣,释放出阵阵热辣辣的急促喘息,与暖黄的灯光混杂交织,无遮无拦地弥漫在夜空中。如斯情景,总令人感动莫名,仿佛被人在柔软的心坎哈了一口热气似的。夜色中的外滩,是如此的情意绵绵。

岸边,静静地停泊着两艘现代战舰,高耸的炮台和雷达在夜色中依然显得分外醒目,连甲板上“334”“539”的编号也清晰可见。它们的雄姿却让我情不自禁地想起了一个至今提起仍倍感愤怒的词



村头小景(国画) 张继强

杂俎

吕蒙正忘记怨恨

王昊军

吕蒙正是北宋名臣,他小时候父母双亡,沦为乞丐,其凄凉悲惨几乎无人能比,所以,后人常常用“穷过吕蒙正”来比喻一个人穷困潦倒。吕蒙正在困境中发奋读书,后来做了北宋的中央高层干部。吕蒙正感慨世事,曾写了这样一副对联:“旧岁饥荒,柴米无依靠,走出十字街头,赊不得,借不得,许多内亲外戚,袖手旁观,无人雪中送炭;今科侥幸,吃穿有指望,夺取五经魁首,姓亦扬,名亦扬,不论王五马六,踵门庆贺,尽来锦上添花。”

吕蒙正在京城开封刚进入中央部门工作的时候,有个家里有点钱的公务员在背后指着他说:“这小子是乞丐出身,他竟然也能在中央政府部门工作?真是搞笑!”吕蒙正听到了这句话,却假装没听到。当时,吕蒙正的一个下属就气愤地对吕蒙正说:“一定要追查此人,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在背后说你的坏话。”然后,就要去调查那个公务员的官位和姓名。吕蒙正急忙阻止了,吕蒙正的下属仍然愤愤不平,问他为什么不追究。吕蒙正笑了笑,说:“若是追查此人,知道了他的姓名,一定终生不会忘记,恐怕就会成为彼此一生的怨恨,倒不如不知道来得干净。再说,即使我不问他是谁,是干什么的,对我又没有什么损害,还是不追查为好。”听了吕蒙正的这番话,下属很佩服他的胸怀和大气。

从此,吕蒙正就让自己忘记了这件事。其实,吕蒙正是把怨恨拒绝在了心灵之外。俗话说:“恩情易忘,怨恨难消。”人们很容易忘记恩情,却难以消除心中的怨恨,哪怕是别人对自己一点小小的不满,也会终生难忘。吕蒙正为了不让自己记下别人的怨恨,便装作看不见、听不着,这是一种大智慧的表现。

人的一生中,该忘记的是怨恨,该记得的是感恩。做一个记恩不记怨的人,会让自己获得更多的快乐。后来,京城开封的人们听说了吕蒙正忘记怨恨的事情,纷纷赞叹他的宽容和雅量。

新书架

《操盘手的伊甸园》

王佳琦

黄金炒家夏克明是金融圈的怪才,他纵情声色、放浪形骸,以与地下炒金公司疯狂对赌为生,身家过亿。国企总裁牛守礼慕名而来,他见证了夏克明点石成金的操盘功夫,处心积虑地以名利和义气为诱饵,将夏克明当作他的印钞机。夏克明约会初恋情人米安琪,无意中发现自己竟然得了失忆症。噩梦之后,夏克明出现了幻觉症状,疯狂地举刀自戕。年轻漂亮的女医生柯小微精心呵护夏克明,历经艰辛帮他找回了失去的那段童年记忆,他的病症逐渐好转。

牛守礼因夏克明桀骜不驯不肯听命于自己,暗设陷阱,骗得夏克明倾家荡产。绝望的夏克明彻底恢复了记忆,新仇旧恨他要一起算,就此走上了一条绝路。夏克明煞费苦心伪装成精神病人,面对老警察睿智犀利的审视,他能逃脱法律的制裁吗……故事酣畅淋漓,给人一种蹦极般惊心动魄的快感和冲击力。

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军旅作家王树增的巨著《抗日战争》问世。从相关史料的收集和阅读开始,到《抗日战争》最终完成,历时六年。其间,王树增尽可能实地勘察战场,多方查阅文献、甄别史料。《抗日战争》属于王树增“战争系列”作品之一。全书共计三卷,以恢宏篇幅描述了发生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抗日战争。该书以重大历史事件及相关人物为经纬,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国际视角出发,全面真实地记录了中华民族赢得的这场伟大胜利。本报选取第一卷的第五章、第十二章、第十三章连载。

——编者

第五章 八路军上来了

第六十一军军长李服膺被处决的时候,喊出这样一句话:“不讲理的阎锡山万岁!”车到小东门大校场,李下车距预铺红毡还不到两三尺远,就被一枪打倒。据执行人、阎锡山的警卫营连长康增谈,因为前几年枪毙十旅旅长蔡荣寿时,一枪打倒抬回家

小说

荷包蛋

王辉

如一幅长长的画卷吸引着他的眼睛,他不由心生感慨,为自己是一名和平守卫者而感到自豪。

多是个老板,转战南北十多年,立功无数次。有一年多带着新兵进行投弹训练,突发意外,爹为保护战友,光荣牺牲。那时他高年幼,妹妹还在襁褓中,部队领导问她有什么困难,娘擦干眼泪,摇摇头。娘硬是一个人把俩孩子拉扯大。儿子到了当兵的年龄,娘毫不犹豫地把她送进了部队。

他在电话里问娘最近身体可好,娘说,身体棒着呢,吃啥啥香,干啥有劲。每次,娘都是这么说,并一再叮嘱他安心当兵,别挂记家来。

有时,他觉得愧疚疚疚,对娘说,您把我们兄妹俩辛辛苦苦拉扯大,如今到了儿该孝敬照顾娘的时候,儿却不在娘身边。娘生气了,说,娘能吃能跑要啥照顾?可不能胡思乱想,你在部队好好干,给娘脸上添光,就是对娘最大的孝顺。

一路上,他望着车窗外,美丽乡村风景

蛋,今天也让儿为娘煎一回荷包蛋。

娘忙说,娘不吃,娘有……娘话说了一半,突然咽了回去。

没,没啥。娘是说,如今生活好了,娘有的吃,啥时想吃就吃。

那不一样,今天是儿第一次为娘煎荷包蛋,您一定要尝尝,您不吃,儿也不吃您做的饭。

娘只好答应,笑着说,娘吃就是了,娘吃就是了。

荷包蛋很快煎好了,他看着娘吃着自己亲手做的荷包蛋,心里甜甜的。

这时,手机铃声响了,是部队打来的,说有紧急任务,让他迅速归队。他不安地跟娘说了,娘就说,军令如山,这点道理娘懂,你快回部队去,啥也别挂记,放放心心地走。

回到部队后,他给娘打了电话,是妹妹接的。他问,娘呢?妹妹吞吞吐吐,欲言又止。他追问,娘怎么啦?妹妹说,娘病了。他说那天走时娘还好好的,怎么病了?妹妹说大概是吃了你煎的荷包蛋,娘有胆囊炎好几年了。他埋怨道,娘真是,有病为啥不说?妹妹说,娘怕你担心,怕你分心,怕影响你进步,不敢说,一直瞒着你,娘就是想让你争气……

他听到这儿,禁不住热泪盈眶……

连载



王树增

第二一八旅固守集宁,第二一一旅布防归绥,第二旅和第二五旅布防大同至丰镇间。

从北向南,第二九旅控制在大同与怀仁间,预备第七十二师控制在大同,第二一五旅控制在大同,第二一旅控制在大同,第二五旅控制在大同,第二六旅控制在大同,第二七旅控制在大同,第二八旅控制在大同,第二九旅控制在大同,第三〇旅控制在大同,第三一旅控制在大同,第三二旅控制在大同,第三三旅控制在大同,第三四旅控制在大同,第三五旅控制在大同,第三六旅控制在大同,第三七旅控制在大同,第三八旅控制在大同,第三九旅控制在大同,第四〇旅控制在大同,第四一旅控制在大同,第四二旅控制在大同,第四三旅控制在大同,第四四旅控制在大同,第四五旅控制在大同,第四六旅控制在大同,第四七旅控制在大同,第四八旅控制在大同,第四九旅控制在大同,第五〇旅控制在大同,第五一旅控制在大同,第五二旅控制在大同,第五三旅控制在大同,第五四旅控制在大同,第五五旅控制在大同,第五六旅控制在大同,第五七旅控制在大同,第五八旅控制在大同,第五九旅控制在大同,第六〇旅控制在大同,第六一旅控制在大同,第六二旅控制在大同,第六三旅控制在大同,第六四旅控制在大同,第六五旅控制在大同,第六六旅控制在大同,第六七旅控制在大同,第六八旅控制在大同,第六九旅控制在大同,第七〇旅控制在大同,第七一旅控制在大同,第七二旅控制在大同,第七三旅控制在大同,第七四旅控制在大同,第七五旅控制在大同,第七六旅控制在大同,第七七旅控制在大同,第七八旅控制在大同,第七九旅控制在大同,第八〇旅控制在大同,第八一旅控制在大同,第八二旅控制在大同,第八三旅控制在大同,第八四旅控制在大同,第八五旅控制在大同,第八六旅控制在大同,第八七旅控制在大同,第八八旅控制在大同,第八九旅控制在大同,第九〇旅控制在大同,第九一旅控制在大同,第九二旅控制在大同,第九三旅控制在大同,第九四旅控制在大同,第九五旅控制在大同,第九六旅控制在大同,第九七旅控制在大同,第九八旅控制在大同,第九九旅控制在大同,第一〇〇旅控制在大同。

尔的交界处,骑兵军主力布防在商都、尚义、化德一线。

第六十八军刘汝明部在蔚县一带防御。

第十七军高桂滋部布防广灵。

司令长官部行营进驻雁门关以西的太和岭口村。

但是,令中国军队没有想到的是,东条英机指挥的察哈尔兵团和板垣征四郎指挥的第五师团,从攻击一开始就两路齐头并进,令第二战区无法判断出到底哪个方向是主攻。

九月三日,关东军察哈尔兵团独立混成第十五旅团,在旅团长筱原诚一郎的指挥下自张家口以南的宣化方向出动,向驻守天镇的中国守军第六十一军发动猛烈进攻。李服膺军长指挥的第六十一军刚刚从柴沟堡方向南撤至天镇,各部队仓促间进行了部署,也是一线式的防御阵形:第二旅的四团扼守天镇附近

的盘山制高点;第一师占领盘山以北的罗家山、李家山以及沿平绥路两侧一直到北九瓦窑口一线的阵地;第二旅三九九团驻守

天镇城防;第六十一军司令部以及四一四团驻守天镇西南方向的高阳县城。

日军显然把攻击重点放在了天镇外围唯一的制高点盘山。武器简陋的中国守军在察哈尔兵团凶悍的攻击面前几乎没有还手之力。日军重炮轰击和飞机轰炸持续不停,第六十一军简单的野战工事被反复摧毁,四团的高保庸营藏身的掩体被炸塌,一个营的官兵全部被压在石洞里。日军步兵轮番冲锋,日夜猛扑,中国守军只能依靠弹坑掩护自己,用手榴弹和刺刀抵抗。后方的补给线和联络线被切断,弹药上不来,伤员下不去,支撑整整三天后,阎锡山下令再守三天。四团团团长李润生请求增援,但李服膺军长手里没有预备队,四团伤亡了五百多人,其他各团也都伤亡在千人以上。最后时刻,李润生团长已无法控制部队,还活着的士兵纷纷后退。盘山失守。

盘山失守的这一天,日军第五师团于天镇以南的蔚县方向开始了突击,其第九旅团攻

击广灵,第二十一旅团从广灵西面迂回。在这个方向防御的是刘汝明的第六十八军,该军竟连日军的影子还没见到就擅自撤退,致使防线如无人之境。汤恩伯急忙命令高桂滋的第十七军前往填补。高桂滋派出的一个团以急行军的速度赶往蔚县,距蔚县还有五里的的时候得到消息:蔚县已被日军占领。

战事已起,阎锡山的判断是:日军的进攻方向是大同。于是他策划了一个“大同会战”的方案,即把日军主力引进大同以东的聚乐堡,那里有晋军已经建好的国防阵地,然后调动强大兵力从南北两面对日军实施夹击。为此,他给第六十一军军长李服膺下达了在

天镇阻击日军的命令:只要能

把日军迟滞在这一带,为调动部队争取到必要时间,“大同会战”计划就可以得到实施。只是,不知阎锡山是否清醒,能够迟滞日本关东军攻击的中国军队,至少在

1